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美國人再改獎牌榜

踏入二十一世紀，國際體壇普遍認同大型綜合性運動會，只有交給中國主辦才可保不致虧本！

這9枚銀牌可能僅僅與金牌擦肩而過，如果得到幸運女神的眷顧，或許金牌數會勝過我們呢！

2020年東京奧運會（實際延遲到2021年舉行）就吃了個啞吧虧。而2026年大英國協運動會（Commonwealth Games，俗稱：英聯邦運動會）的原主辦方澳洲的維多利亞州寧願違約賠款，也要放棄主辦。

2023年世界游泳錦標賽（World Aquatics Championships，簡稱：世錦賽）在日本福岡閉幕，中國代表團首次在獎牌榜奪魁！中國得20金8銀12銅，共40獎牌；澳洲15金9銀6銅，共30名次；美國7金22銀15銅，共44排第三。上次2022匈牙利布達佩斯一會，美國得18金14銀17銅，僅勝中國的18金2銀8銅。

剛圓滿閉幕的「2023年成都世界大學生運動會」（全稱是：國際大學體育總會世界大學生運動會，FISU World University Games，簡稱：世大運）則是另一次「中國模式」的完美示範！在顯示出中國的人力物力財力、組織力和執行力。

這回美國又再「輪唔起」了！他們不單止重施故伎，改以總獎牌數排名，代替行之已久的先金後銀後銅的傳統排法。此外，他們還發明式了只算游泳項目的餽主意！原來「世錦賽」向來以游泳為主，總數70多枚金牌，超過40枚來自游泳項目。

傳統運動強國美國只得可憐兮兮的1金9銀13銅，比起我們中國香港的4金1銀7銅也有不如。不過美國們的黃皮膚最接近的顏色，而中國人的五官線條，相對原本是金髮的西方民族較細緻扁平，不像他們般有大眼睛高鼻子起稜角的嘴唇。

在各類繪畫素材中，我最喜歡畫人像，尤其是油畫。經日久訓練的一雙眼睛，對遇上的人都分外敏感，尤其是臉部輪廓線條特別的，眼睛已經即時依循他或她的鼻、眼、嘴或臉在繪畫畫畫，腦袋像電腦的記憶體，即時記下來……這或許是愛好畫畫者的生活樂趣。



蒙娜麗莎也擁有一頭深色的頭髮。作者供圖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被誤解的節日

每年的「七夕」，都是個「有眼睇」的日子。比如，今年這天，香港媒體報道說：「200位女性身穿華服向織女祈求美好姻緣。」

動——牛郎織女一年只能一會，短暫的謀面意味著新一轮漫長的痛苦，對情侶來說，這種寓意真的合適嗎？

新華社就曾採訪民俗專家探究「七夕」的由來。專家明確表示，傳統的「七夕節」與情人節沒有任何關係。「七夕」起源於漢代，是年輕女性最重視的節日，每年這天晚上，女子們都要穿針引線，再擺好瓜果食品，以「祈求自己可以如天上仙女一般心靈手巧」——主要體現在做一手好針線活兒。

關於這點，倒真的不是亂說，早從《詩經》開始，中國古代多部著作裏都提到「織女星」和「牽牛星」的意向，且大部分是聚焦在他們幾乎永遠隔銀河而相望，永遠頻繁移動互相追逐卻又永遠追不上的標誌性狀態。



人生漫遊處 童心

歲月有痕

一個夏日的午後，我翻箱倒櫃地找幾份陳年舊物。雖然火急火燎、大費周章，但實則只是一些繳交費用的單據、寫過的論文底稿，以及證明自己學歷的幾份文件。

那個午後，我又找到了很多歲月的痕跡——除了白色的紙帆船，還有第一次和戀人約會時的電影票根，大學時代台灣作家寫來的親筆信，以及父親留給我的家書。

書本、是知識，是青春的思考，是人生的智慧。溪流或許有盡頭，但人生的帆船卻永不會停歇，它始終在心海裏，在生活中，飄向遠方，直到有一天來到人生的終點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漸漸地明白，那飄向遠方的小小紙帆船，真正的動力不是風，不是溪流，不是吶喊，亦或許和祈禱無關。它們前行的動力，是



心窗常開 潘明珠

三代愛閱讀香港《文匯報》

若談我的閱讀和成長經歷，報章閱讀給了我重要的培養。我和香港《文匯報》結上緣，要從爸爸說起；我小時候，爸爸下班回家，總帶回一份對摺得皺皺的《文匯報》，可見爸爸已經把報紙閱透了。

我姐姐和我把拖鞋及開水拿給爸爸後，我便跟爺爺搶着報紙了。我們一家9口三代同堂，住在大角咀一個唐樓單位，室雅何須大，我們室雅，是因為有《文匯報》及書香呀！



愛心花賀慶。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從染髮看色彩學

們的五官線條，相對原本是金髮的西方民族較細緻扁平，不像他們般有大眼睛高鼻子起稜角的嘴唇。頭髮就像臉部的背景顏色，愈深的背景，愈能襯托起五官，使之更為突出。

世界著名的人物油畫蒙娜麗莎也有一頭深褐色的頭髮，穿上深色的袍子，她的笑容凸顯了。若改為金髮淺色袍的她，肯定不是這番味道了！



若荷

婉兒

婉兒是一個女孩，有學名，我卻不記得了，只記住了她的小名「婉兒」。「婉兒——」，是她姑媽這樣叫她的，她姑媽是老八路，解放後成了一名婦女幹部，後來又調到民政部門，喝酒吸煙是她的習慣。

婉兒不太會識譜，不會吹的曲子，就找她同學教，後來婉兒跟了姑媽，同學便離得遠了。太遠了，婉兒沒有辦法學新曲，只能反覆吹那幾支舊曲子，大院兒裏的，還是舊曲。那時我不知道，會吹笛的婉兒眼裏，還豎着一管簫。

婉兒的姑媽，在幾年後把婉兒送回老家。婉兒是農村戶口，並且是一直在老家裏的，聽她姑媽說，婉兒不管在哪裏長大，還得回戶口所在地找婆家。

婉兒的姑媽，在幾年後把婉兒送回老家。婉兒是農村戶口，並且是一直在老家裏的，聽她姑媽說，婉兒不管在哪裏長大，還得回戶口所在地找婆家。

婉兒的姑媽，在幾年後把婉兒送回老家。婉兒是農村戶口，並且是一直在老家裏的，聽她姑媽說，婉兒不管在哪裏長大，還得回戶口所在地找婆家。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話說翻譯

設若一個人從不出國，翻譯就成了他了解外部世界最輕便的方法。但翻譯的好壞可不像讀者想像的那樣容易。就以張愛玲來說，她自己寫小說，也翻譯了《老人與海》，她還有一本《雷峰塔》是英文寫就的，被台大中文系的趙丕慧譯成中文。

多譯著都要順暢，不過卻似乎著白了點。海明威的那一份簡練的英文表達當中蘊含着一種質樸，連連帶着他那作為剛毅男子不慣修飾的作風也藏於字句之間。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至於說到張愛玲的小說，倘若有機會被旁人翻譯又是怎樣的情境呢？恰如趙丕慧翻譯的《雷峰塔》，我是讀過的。不過不大看得進。一開始就不行。那文筆固然仿了張愛玲（儘管譯者不承認），可缺乏了一種氣定神閒，像是要將每個句子都落到實處。

多譯著都要順暢，不過卻似乎著白了點。海明威的那一份簡練的英文表達當中蘊含着一種質樸，連連帶着他那作為剛毅男子不慣修飾的作風也藏於字句之間。

多譯著都要順暢，不過卻似乎著白了點。海明威的那一份簡練的英文表達當中蘊含着一種質樸，連連帶着他那作為剛毅男子不慣修飾的作風也藏於字句之間。

多譯著都要順暢，不過卻似乎著白了點。海明威的那一份簡練的英文表達當中蘊含着一種質樸，連連帶着他那作為剛毅男子不慣修飾的作風也藏於字句之間。